



中庸講記 (51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孔子又接著講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」，這是我們時常聽的道理，大家都要名，這是孔子講的、教我們的。名不正則言不順，這句道理就是從這地方出來的，大家了解嗎？看他有「必」還是沒有「必」？

他為什麼講「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」？譬如在這裡講話若不被大家接納，則事情就辦不好、無法完成了。大家思考這個道理，孔子這麼講對不對？很對啊！但為什麼在這個地方他又講「毋必」？

《道德經》第九章：「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」「名遂」，有時大

家會誤會，我今天又沒名，要身退是要怎麼退？名遂是看你是什麼名，做皇帝是皇帝的名，做大臣有大臣的名，做爸爸有爸爸的名，做兒子有兒子的名；像我們做爸爸的人，後來已經做阿公了，有些人還在管孫子的事情！你想，名已遂了、朝代都已換人了，我們自己感受不出來嗎？有沒有？還在給人家管東管西，會不會這樣？會喔！這就違背天道了。

名遂身就要退，大家有沒有退？做阿公、阿嬤的人有退嗎？還是牢牢地霸住孫子、還在管孫子，有沒有這樣？人家也不要讓你管，為什麼不讓你管？名不正言不順。是不是這樣？很多人會講：「等我孩子長大了，我

就決定要來道場。」等孩子長大後，結婚、生子……，又講：「我現在很忙！」大家問：「忙什麼？」「忙帶孫子！」我們想想自己就好。所以講名遂身就要退。

所以後學都很覺悟，孫子的事我都不知道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我名都換成阿公了，還在做爸爸的事？是不是這樣？

大家不要想我功都有了，要如何退？功名大家都有的！這是父子的一個比喻，還有很多不同的角色；所以大家要去體悟，不需要我們管的事情，我們就不要去管，我們就要身退。

所以你看正名有沒有效？「毋必」，你不要再執著在名裡面，每一個人都有名、每一個人都有角色，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，都有他的角色在；角色到一個階段就會告一段落，我們現在通常是六十五歲退休，退休的階段就做退休後的工作，上天天道就是這樣安排的。

「毋固」，之前讀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：「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」要固執，是要擇善固執；假使沒有擇善固執，「其次致曲」《中庸》的那個「曲」就顯露不出來。但是這

裡提到「毋固」，是告訴我們不要執著，執是不符合天的道理，天地有沒有執？你看！該開花時開花，該凋謝時凋謝，花開花謝，流水無情，這都是天地無情，無情才是大有情，這是天地的一個造化。

孔子到晚年，五十而知天命以後，他整個做了一個大的轉變，所講出來的道理確實是三教合一的道理；不然現在有些人常講孔子都講末法，其實不是，孔子是講性理心法。

「毋我」，孔子的理念是「天下為公，世界大同」，在《禮記》禮運篇裡這麼講；然而孔子對「我」也很重視，從哪裡可看出？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都講己；要去思考我們自己要怎樣做，才能影響別人？是不是？

還有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，這個己是不是都講自己？要從自己先做起。而到晚年時，他的道理就不一樣了，「毋我」，這個我一定要去掉。這才符合「上律天時」。

孔子的絕四，大家在研究道理時有沒有深深去體會這些道理？大家都

有讀過《論語》不是嗎？這就是在掃相，十五代祖師講他不落於執相，我們從這個道理就可以印證十五代祖師所講的道理是正確的。所以「上律天時」可以用這些來印證。

④下襲水土：下者下地也。襲者合也，順也。順水土之法則，有一定生成之理，動靜流峙，不可變易也。

「下者下地也」，下者下面，下者地也。天時的運行我們感受得到，但要以肉眼來看，是看不見天地的變化，但是我們感覺得出來。以氣候來講，我們感受得出來；而看則要從「下襲水土」來看，我們看植物何時會開花、何時會生長、何時能收成……，所謂「秋收冬藏」，這是地面看得到的所有現象，大自然的現象就是從水土看得出來，所以說「下襲水土」。

「襲者合也，順也」，襲就是合，與水土配合；聖人有與水土配合、有順著水土。

「順水土之法則」，水土有一定的法則；千山萬水，水一定向低處流、向大海流。所謂「小德川流」，為什麼小德是川流？因為有大海可以容納。

「有一定生成之理」，生是天生，

地能夠讓它生長、有那個環境讓它生長，當然這是天地配合，要陽光、要水等等，這都是要素。

「動靜流峙，不可變易也」，所以動與靜，包括能動的、不能動的，在整個人類居存的大地，我們發現有這麼多的種類。流峙，水是流動的，山是靜靜的，但是它也是會變化。所謂「不可變易也」，它是有規則、法則的，該流的就流、該在那裡的就在那裡，是不變動的。

剛講天時的變動、四時的變化、日月的代明，這些都會變化，而水土沒什麼變化，所以講要順水土。

1. 子曰：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；知者動，仁者靜；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《論語·雍也》

「知者樂水」，樂是歡喜或愛的意思，知是有智慧。有大智慧的人，為什麼他歡喜水？《道德經》說：「上善若水」，因為水一定有個源頭。

朱熹夫子在〈觀書有感〉詩中講：「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活的水一定有其源頭。

《孟子·離婁下》也說：「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」，有個源頭，水才

能川流不息，所以有智慧的人歡喜水；而人要如何配合？後面會講到。

「仁者樂山」，山就是代表仁的德，所謂「仁者無敵」。山在那裡如如不動，為什麼能如如不動？因為它有仁德在。所以古早的人都以高山流水的道理在講。

「知者動」，有智慧的人樂水，他要找源頭；他是動的，動的才對；這個地，下襲水土，人的意念才能與天配合。天也是動的，所謂「天時不居」，為何不居？因為動，流水是動，流的水會動；會動，代表人做事情要活潑、不呆板、沒執著；人若固執時很難過，眾人都要這樣，你卻偏偏不與人配合，你認為你這樣講是對的，這是自己折磨自己，相當的難過。所以有智慧的人能知道每一樣都會變化。

「仁者靜」，為什麼講仁者無敵？因為仁者沒有敵人（沒有對手）；仁者為何能夠沒有敵人？萬事萬物都無法干擾我們時，那人的境界會提昇到什麼程度？也就是我們時常在講的一句道理：「人會清心寡慾」；人怎能清心寡慾？你講要怎樣能清心寡慾？一個人要日理萬機，每日要做這麼多

事情的人，你看他能清心寡慾嗎？他沒有辦法，因為他有事物的干擾。所以仁者靜，靜就是清心寡慾。人在修道的心路歷程當中，一定要活潑，該行的就要行，不該行的就不要行，要活潑玲瓏，所謂的「通權達變」。

「知者樂」，有智慧的人做事情，他的思想、心理，包括生理，他都很達觀，也就是現代人講的灑脫。什麼人最灑脫？後學年輕時看了一本書《再別康橋》，是徐志摩著作的；很可惜徐志摩 35 歲時搭飛機失事就過世了。後學記得書中有一句：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」，後面一句更厲害：「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」有瀟灑嗎？他作了三篇，這是後來到倫敦時所作的「再別康橋」，真的是訣別詩。你看！人生真的確實如此，說走就走。

從孔子的「四毋」講到快樂，講「知者樂」，他們是有智慧的人，像徐志摩是了不起的一位文學家，確實人就是這樣靜靜的走了，就像我們靜靜的來一樣。我們身上也是揮一揮、抖一抖，不挾帶著什麼東西、不挾帶著後天的慾念；其實挾帶著有沒有用？你也帶不走一片雲彩，你什麼東西都

帶不回去，連天上的雲彩你都無法帶，虛無的東西你也拿不回去，這就是剛講的瀟灑、灑脫。

為什麼要講這個？因為「知者樂」，無論何時內心都很快樂，因為來這個世間是一無所有來的，回去也是一無所有；我們帶的那些慾念，是不是要揮一揮衣袖？是不是要拍一拍？確實真的，天女散花就是這樣；你若要做菩薩，不是那麼簡單的，天女提一籃花倒在你的身上，看會不會沾在身上？若有沾著就要再打下凡，變成好像風鼓（早期一種分離不實稻穀與粗糠的器具）在轉，冇粟（台語，意思是有稻穀沒有穀粒或穀粒不飽滿的稻穀）還是硬粟，在那裡就要被打下；不論是沾多還是沾少，反正有沾到就要再下凡。你想要返本還原，要歸根認 中，這平時就要訓練；大家不要以為到時空了，我就不會再去想了，沒有功夫這麼高深的人！因此平時活著的時候就要六根清淨。所以這裡講大智慧的人會快樂。

「仁者壽」，《中庸》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……，發而皆中節」，就是壽；你能「致中和」，天地就是致中和，才能天地位焉。我們中和那

間公堂叫「中和堂」，到那裡就知道要致中和。這個壽才是永遠的，所以《道德經》說「死而不亡者壽」。

2. 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唯我與爾有是夫。」《論語·述而》

孔子與顏回、子路三人，孔子講顏回，我們二人個性最合，也最相互了解，所以才講「唯我與爾有是夫」，這句道理是你與我才能做得到。旁邊子路聽到了，立刻說：「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」他問孔子：「人家要殺你時，是誰去為你抵擋？」子路的為人就是有話直講。

其實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是符合天時在講的道理，與天地一樣。人家若要用我們時，用之則行；人家要用我們，我們就照這樣去行。若不用我們，就藏器待時，藏著等待時機，有人要用時再讓人家用。你想一個人能夠做到這樣，不簡單耶！

我們若不被用時，心裡難不難過？我們一定很難過：「我是到底哪裡做錯了？」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情時都會先考慮：「不行不行，若這樣做，會影響到他的心理，讓人感覺是針對著他，會引起他的反感。」我們

一般做事情都會這樣考慮，做事情不能針對著什麼人。這是什麼原因會這樣？人性，因為人能夠被稱讚、誇獎，而受不了被嫌。因為人的聯想力太豐富，會想起很多的事情，這就不符合孔子所講的道理；所以才講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賢人，篩選後，就顏回與我（孔子）最合了，因為你（顏回）能接受現實。

我們一般人，上台容易下台難，上台時歡歡喜喜，到你該下台了，走得下台嗎？我正在打拚、正得意時，你臨時要我下台，我腳走不下來。人就是有這種不良的習性，但是這不是指某某人這樣，而是一般人都是這樣。孔子才會講，唯有顏回你與我二人能夠做到這點（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）。

這句道理為何會講到這些，這就是配合，所謂的「隨遇而安」，人能夠隨遇而安、恰如其分，我們人要認分，認清自己的本分；不是因為我們預顛（台語，形容人笨拙、遲鈍、沒有才能）或能幹，所謂「時也，命也，運也」，我們要去接受，不能勉強，孔子就是這樣，天地也是一樣，流水也是一樣。水若有杯子裝著，杯子是圓的它就是圓的、是四角的它就是四

角的，要能隨方就圓、通權達變；權很要緊，權就是權衡，能衡量可以進還是可以退，這一定要掌控得住。

第一節 誠以孔子之言之，堯舜道統所由開也。孔子則奉為祖而傳述之，皆所以遠宗其心法也。文武，法制所由備也，孔子則奉為憲而表章之，皆所以近守其法也。且上焉與天時之自然順應，下焉與水土之一定無殊，其效天效地也。是以孔子之道，貫乎古今，賅乎上下，其德之大亦盛矣哉。

「誠以孔子之言之」，第一節在告訴我們孔子就是祖述堯舜，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巍巍乎！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」舜、禹這些皇帝有天下可以治理，不是誰給的，也不是去爭來的，而是自然得位的。現在很多的官位，是人家三顧茅廬去請的也很多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我們要了解他是有德的、有配合天，這是天德；有大德敦化，人家才會去找他。

「堯舜道統所由開也」，道統是從堯舜開始。因為史前，我們講東方第十八代祖師，以前從伏羲、神農、軒轅、少昊、顓頊、帝嚳，其實到堯帝已經第七代。然而為何講「所由開

也」？因為歷史的記載，最主要可從孔子《論語·堯曰》中讀到，堯是如何傳給舜帝，道統都從這裡講起，因為以前是史前。堯、舜開始，再來是十二位（其實不止，文王、武王，包括周公，這朝代有分好幾位）。孔子傳給顏回與曾子，他們也是一代祖師，《晨鐘》裡有這個道理，在此就不再贅述。所以「孔子則奉為祖而傳述之」。

像我們現在知道師尊、師母、慈離大仙、慈化真君、慈佑帝君（李老前人），所以點傳師所領的天命，是由師尊、師母傳下，我們老前人的天命是從師尊、師母、李老前人那裡來的，我們要了解這個。所以就不會講太遠，只講到李老前人。

「皆所以遠宗其心法也」，最主要是宗其心法。

「文武，法制所由備也」，前面講「憲章文武」，所以這是法制所由備也。法制是我們所研究的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這個資料都是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那個時代所俱備的。

「孔子則奉為憲而表章之」，孔子認為三重的法要發揚光大，所以才有《禮記》。

「皆所以近守其法也」，這就是本文提到的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。

再來講到「上律天時」，「且上焉與天時之自然順應」，天上面的事情是天時自然之順應，他能配合天時的轉變、變化。天時不居，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情；我們將孔子的心路歷程整篇做研究，他一直講道理，什麼時候他就講什麼道理。孔子到晚年，知道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，他都有一個階段性，這是他自己講的，在《論語·為政》可看到這個資料。所以我們知道他是與天時自然順應，配合天時、配合時間在講他所做的事情。

「下焉與水土之一定無殊」，以下來講，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」《中庸》，這都是一定的理，不需要加以變化。

「其效天效地也」，本來後學是要寫效法天地，但大家會想這是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」，因此後學將天地分開講，效法天、效法地，效法二者。

（續下期）